

文史哲研究丛刊

唐宋诗史论

王友胜**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由湖南省十五规划重点学科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暨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基地资助

目 录

序	李一飞
---------	-----

李白游仙访道诗研究

仙人与游仙诗	猿
先唐文人的游仙精神论	怨
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	怨
李白游仙访道的思想契机	怨
李白道教活动考述	源
李白诗歌中的神仙世界	源
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与革新	源
游仙访道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猿

李白诗歌接受史研究

李白的咏史诗及其审美价值	缘
唐汝询《唐诗解》“李白诗解”探微	苑
简述方东树对李白诗歌的论评	园
《李白大辞典》的编排体例与学术价值	猿

《李白研究管窥》的学术视域与独特成就	员猿
--------------------------	----

唐代诗歌研究

苏雪林《唐诗概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创获	员源
《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述评	员圆
《沈佺期诗集校注》注释商兑	员缘
李颀诗中的人物形象简论	员圆
韦应物诗歌的思想与艺术	员圆
李贺诗歌艺术三论	员猿
从接受美学看李商隐无题诗的研究	员缘
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创获	圆猿

苏轼诗歌接受史研究

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	圆猿
明人对苏诗的接受历程及其文化背景	圆猿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圆圆
历代苏、黄诗优劣之争及其文学史意义	圆猿

宋代诗歌选本研究

《诗家鼎脔》的文献价值述评	圆怨
《濂洛风雅》的选诗标准及其文学史意义	圆圆
《宋诗别裁集》指瑕	猿员
《宋诗钞》的编撰与清初的崇宋诗风	猿缘
《宋百家诗存》叙录	猿圆
《宋诗纪事》系列研究	猿远

附 摇摇录

以宋型文化建构文学史纲的可贵尝试	猿缘
《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中国最早的诗话类编》中的失误	猿猿
论宋代的辞赋	猿远
宋代四六的文体特征与发展轨迹	猿员
后记	猿园

序

我与友胜同志工作上同教研室，生活上比邻而居，相聚时感情交流，家居时开户接语；我们在学业上奇文共赏，疑义与析，有心得、成果时欢乐共享，时常互通电话或登门查询资料的卷数、页码，他还不远千里从上海给我购回所缺的书籍。论年岁我长他三十，却从不感到有“代沟”相隔，相反，有的是事业的契合，学问的投机，可谓忘年之交。前些天，王君抱着一帙打印文本，——就是此刻展陈在眼前的《唐宋诗史论》，嘱我为之作《序》。友胜同志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攻读古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侍墙名师，致力于唐宋文学及文献学研究，十几年中，先后出版专著《苏诗研究史稿》（中国版、韩国版）、《李贺集校注汇评》，与陶敏同志合作《韦应物集校注》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典籍与文化》、韩国《东亚人文学》、日本《橄榄》等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这本新著，即由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部分论文整理、加工而成，是他治学道路上又一丰硕成果。我曾撰文推介他的《苏诗研究史稿》，略知王君视野之开阔，学识之闳深。仅以《史论》涉及的文献而言，即在百种以上。这些书对学识肤浅的我来说，大部分未曾阅读，有些甚至是第一次闻知，因一再推辞；复念与王君交厚谊深，虽不敢以“君子”自诩，但“成人之美”的古训亦不敢忘，因不避挂一漏万之嫌，成此姑充《序》，以申弘扬学术、让出一头之意。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唐宋文学是热门,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我认为,友胜同志从事唐宋文学研究,自辟蹊径,心有独得。就这本《史论》而言,无论是研究领域开拓的宽度,抑或是研究成果达到的深度,都可以在琳琅满目的唐宋文学研究成果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

展读《史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是一部既有广度、也有深度的力作。它的内容构成是系列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结合,而坚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在宏观指导下展开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中引出规律性的结论,则是本书写作始终遵循的原则,也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他拈出冯浩《玉谿生诗笺注》成功地运用以史证诗的诠释方法时,注意冯氏“广搜群籍,举凡群经、诸子、史部、诗文别集、总集及佛道二藏皆加以引录,以此为基础,勾勒义山生平事迹与交游,探索义山心态与思想,考证义山与晚唐史实的联系”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创获,正由于灵犀相通,故本人提笔写作时,也常是自然而然地遵循着这种学术规范。《史论》无论是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或是对一个文学流派、一种文学现象、一种文体的讨论,总是将其置于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生活土壤以及作者自身的社会经历、文学观念之下,作出动态的描述,得出合符实际的结论。书中关于李白游仙诗的研究,关于李商隐无题诗的研究,关于苏轼诗接受史的研究,都是这样。如论述李白游仙访道诗,通过史料的分析研究指出:古代游仙诗有着“庄、屈愤而离世的远游心态和秦皇、汉武追求长生的俗世情怀”两个源头,表现出“借游仙以寄慨,寓情意于烟霞”和“人高于神的哲学命题”两个优秀传统;至南北朝,上述传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奢华淫靡的物欲追求,一种人生飘忽的生命悲哀”,在崇道风盛的时代和独特生活环境中薰染成长的李白,其游仙访道诗,塑造出一个具有奇幻、超人而又富于人间亲情三个层次的神仙世界;“通过丰富的想象,浪漫的手法,虚构了一个无忧无虑的

情感世界,从而把现实的痛苦转化为仙界的快乐,让人间失落的理想在美好的天国得到回归”。“随着三个层次的不断推进,诗人的理想渐趋发展,最后升华到一个完美的高度。透过这扭曲的、变形的世界,可以窥见一个失意文人在封建社会中表现的真实心态。”对李白游仙诗艺术境界作出中肯切实的分析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肯定它对游仙传统的革新成就。这样的研究及成果,从整体看,视野开阔,层次井然;从任一局部看,准确细致,无蹈空之弊。基于这一点,本书以“唐宋诗”之“史论”命篇,我认为是恰当的。

友胜同志曾著《苏诗研究史稿》一书,建立起苏诗接受史的框架,显示出苏诗研究史的轮廓,其中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史论》第三部分各节,尤其是第一节《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对苏诗历史接受的过程轨迹、注苏的主要版本系统、苏诗主题形态与艺术风格的历史阐释、历代文艺论争中的苏诗评价,都作了准确的描述和精辟的论析,可说是《苏诗研究史稿》基本观点的提炼与升华。该部分又辟专节对历代苏、黄优劣之争进行述评,在理清宋以来各个朝代、各个时期抑扬苏、黄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接受者抑扬苏、黄的时代、文艺思潮、审美情趣根源,得出结论:“苏、黄诗歌的影响史表明:历代诗人学黄诗较多而取法苏诗者则相对较少,反映了人们写诗时对法则的遵从;而苏、黄诗的历史接受又表明:拥护苏诗的呼声要比推尊黄诗的呼声高,这又说明了古人已在自觉不自觉地对传统诗学进行扬弃,对建立新的诗学观的追求。”诗的作者往往更愿意取法黄;而诗的读者更多的喜爱苏,希望有比黄甚至比苏更好的诗,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对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在对史料进行精审的比勘、分析后作出结论,是友胜同志的治学门径与方法,也是体现在他科研成果中的特色之一。我有机会见过他通过普查列出的、作为《历代宋诗选本研究》基础工程的书目,从《西昆酬唱集》到《全宋诗》共

百余种。其中关于《宋诗纪事》及其衍生的专著,就有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哈佛燕京学社所编《宋诗纪事引得》、孔凡礼的《宋诗纪事续补》、钱锺书的《宋诗纪事补正》,甚至孔凡礼未曾刊印、已提供《全宋诗》编委会的《宋诗纪事续补拾遗》也在收罗之中。足见他在史料历史积累和生生不息的生态里,视野之阔,信息之灵,搜寻之勤,对新鲜事物的敏感。

与高度重视史料相联系,友胜同志似乎喜爱作专书研究,这从书评在《史论》中占有较大分量可见一斑。这些书评,涉及历代的有《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家鼎裔》、《濂洛风雅》、《唐诗解》、《宋诗别裁集》、《宋诗纪事》、《宋诗钞》、《宋百家诗存》、《玉溪生诗集笺注》;涉及现当代的有《唐诗概论》、《宋代文学通论》、《沈佺期诗集校注》、《李峤苏味道诗注》、《李白研究管窥》、《全唐诗人姓名考证》和《李白大辞典》等。我认为,这不是作者无谓的偏爱与癖好,而是他在深入做学问的道路上苦练基本功。事实上,这些专书研究不仅仅是他学术研究的史料基础,其本身也渗透着学术研究,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点。如《〈沈佺期诗集校注〉注释商兑》举出该书对沈诗的注释,或不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仔细辨析词义,仅就字面加以解释,知其一义而不知其多义;或对诗中活典、僻典不注意而轻易错过;或对诗中的官职不甚清楚;或因弄不清古代地名及其历史变革,导致错误数十例,如针对《送友人任括州》“瓯粤迫兹守,京阙从此辞”原注“瓯粤 瓯江和粤江。瓯江在浙江东南境”;“粤江即珠江的旧称”,指出:“此说大误。粤通越,瓯粤即瓯越,古代部族名,秦汉时分布在今浙江永嘉一带,因地临瓯江,故称。瓯越亦名东越,为百越之一。《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处州:隋开皇九年平陈,改永嘉为处州,十二年又改为括州。据诗题知,佺期友人将出任括州,也就是古瓯越分布的永嘉。”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如探讨唐汝询《唐诗解》对李白诗的艺术分析时,举《渡荆

门送别》唐评：“白本蜀人，江亦发源于蜀，故落句有水送行舟之语，盖言人不如水之有情也。题中‘送别’二字疑是衍文。”进而通过细查发现，唐汝询以前，仅杨慎谓此诗寓有怀乡之意，而未做分析，从而认为唐创此说持之有故；又举王溥等《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明此说颇为后人采用，近期学者还讨论言及，然如松原朗撰《李白〈灞陵行〉送别考》，“只提沈德潜，而不知最早提出者是唐汝询”。这里，可贵的不在拈出并肯定唐说的优长，而在对唐说追本溯源、瞻前顾后的探讨。《史论》在肯定唐解多有发明的同时，也不讳言其疏误，如指出谓《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后，讽刺玄宗入蜀，是承萧士赟旧说而未深究；将酬赠贾至的岳州诸作之一《留别贾舍人至二首》系于乾元元年，未察贾至乾元二年九月方贬岳州司马；谓《春日归山寄孟浩然》作于李白初罢翰林的天宝三载，未察孟浩然开元二十八年春已卒等。一一寻根究底，言必有征。

又如评论宋末佚名编选的《诗家鼎裔》，在叙述其版本、卷数、收诗数、成书年代、编次后，论其史料价值，先引曹溶《序》及四库《提要》，肯定该书在“征晚宋故实”、“宋末佚篇，赖此以存者颇多”；进而遍检《四库全书总目》之《祛疑说》、《自鸣集》、《默斋遗稿》、《冷然斋集》诸集提要中言及《诗家鼎裔》所存作者佚诗；再将《全宋诗》与《诗家鼎裔》对检，不仅统计出前者据后者辑录作者**缘**人，诗**愿**首，又发现《全宋诗》失收**缘**人**远**首，并对其中新增的**猿**人，考出生平大略。在此基础上，标举《诗家鼎裔》在纠正史籍之误方面的价值，如据以考出《全宋诗》卷二九五八游似当为游仪，举《诗人玉屑》、《宋诗纪事》以实之；任希夷字伯起，号斯庵，著有《斯庵集》，而《宋诗拾遗》卷一九收任希夷诗**猿**首，卷一三收任斯庵诗一首，误将一人析为二人；《宋诗纪事》因不知李杜字元白，于卷六二据《后村千家诗》收李元白《废寺》，又于卷七一据《诗林万选》收李杜《过废寺》，二诗字句全同。比勘之详细，考

证之精确，令人叹服。

他如拈出桐城派古文家方东树论评李白诗歌，以古文文法通于诗的诗学观，揭示李诗在字法、句法、章法上起承转合、格局布置、虚实详略的妙用；综览李商隐无题诗研究、列举历代对《锦瑟》等名篇解说中出现的诸种歧见时，以为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出现分歧是正常的，“我们要做的，主要不是判断这些歧见的谁是谁非，而是结合自己不同于前人的时代与生活，赋予诗歌以新的合理的含义”；列举《宋诗别裁集》误署作者和诗题、删削小序、题下注及诗下注、合二诗为一诗以及编次失当、选诗疏漏等瑕疵，从而说明傅王露序称本书为“上下三百余年，诗家金科玉尺”之评论“不尽允当”。这样发人之所未发的例子，在书中触目可见，这里不能遍举。

《史论》是著者十几年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总汇，是著者学力加努力结出的硕果。友胜同志是我校卓有才华的青年教师、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他热爱教育事业，尤其热爱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和文学遗产，在古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岗位上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家藏古籍数千册，兼任拥有图书百多万册的校图书馆馆长。他与书籍朝夕相处，购书、读书是他唯一的嗜好。他对自己研究课题投入的不仅是精力，而且有感情。如本书第四部分《苏轼诗歌接受史研究》，叙述到南宋苏诗编年注本的传播过程，不时有对该书不幸遗失的追惜、久佚复出的欣喜、新本残缺不全的遗憾以及对辑录至接近宋本原貌的期盼，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他对古代典籍的珍爱；叙述到清人宋荦“访宋刊《注东坡先生诗》数十年”，自云“尝图公像悬座右，而貌予侍其侧”；查慎行“尝取苏轼《龟山》诗‘僧卧一庵初白头’句而号初白，名其室曰初白庵”，他补注苏诗“三年戎马生活也未中辍”；王文诰“七岁即受父命编注苏诗”；“一生劳顿奔波，客粤三十年，亦手订苏诗，未尝中辍”，无不折射出著者本人倾注满腔心血、从事学术研究的影子。在探

讨前人论著成就时,往往着意揭示其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别人劳动成果和应有的学术品德与良知,表现出《史论》著者本人严以律己的学人品格和严谨的学术风范。可以预期,在如此条件下产生的《史论》,必将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看到这样一部史论结合、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出于一位青年学者之手,更会如此。

但是,友胜同志并没有满足于《史论》所取得的成绩,我多次听他说,此书“因涉及面太广,史料搜集不全,有的论题分析深度不够”,日间问及所为何事,常是答以“工作任务杂,精力有所分散,影响读书、学问”,这不仅表明作者对自己和自己的著作有实事求是的认识,也说明他有不断进取、取得更多、质量更高学术成果的决心。我知道他手边还有许多课题在做,如正在完成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苏诗补注》笺证”,带领我校一批青年教授、博士完成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诗人接受史系列研究”,进一步完善历代宋诗选本研究、写成专著等等。在此,由衷为《史论》这部新著问世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衷心期待着他的其他新著早日完成,与读者见面。

李一飞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于湖南科技大学北校区东苑

李白游仙访道诗研究

仙人与游仙诗

摇摇一般认为,仙是由神衍化而来,它有许多异于凡人的特异功能,但须修炼方成。“仙”字古作“僊”。关于“僊”的解释,《庄子·天地》说“千岁厌世,去而上僊”,后来的《说文解字》则谓“长生仙去,从人𠂔”,该书又释“仙”曰:“人在山上,从人从山”。可见仙人是指长生不老的人,他多隐于山中。那么,仙人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它有什么特征?俗世凡人如何成仙,仙人形象寄托了人们怎样的思想感情?在我們对中国游仙诗歌进行扫描之前,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简单的回答。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深刻地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仙人的起源亦是如此,它是有感于人类生命的短暂性与一次性,有感于人类忧生惧死、去苦求乐这一本能欲望而产生的。远在上古时代的原始人类就有了生命意识的朦胧觉醒,就有了肉体永生的美好愿望。只要我们考诸上古神话的两大体系,这一点便可以找到确证。以不死国、不死民、不死山、不死树与不死药等“不死”观念为主导思想的昆仑神话自不待说,就是因受云霓雾霭、深渊奇洞、海市蜃楼等变幻不测景象刺激而产生的以上下于天、龙马飞升、羽化登仙等“飞升”幻想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宗旨的蓬莱神话，也与长生久视的思想紧密相联。然而，在我国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既不能凭借医疗卫生条件保养其生命，在死亡的恐惧下，在永生的诱惑下，长生不死的仙人形象便在人们意念中逐渐形成。在中国古代早期典籍如《山海经》、《庄子》、《列子》、《史记》中，有关仙人的描述屡见不鲜：

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山海经·大荒西经》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逍遥游》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史记·封禅书》

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不仅漱正阳、含朝霞等吐纳延寿之术为世人所习慕，神人、仙人之长寿，藐姑射、三神山之仙阙为世人所向往，而且载云魄而登霞，掩浮云而飞升的幻想登仙之说，也为人们所乐道与探求。

生老病死是生活在滚滚红尘中的凡夫俗子都避免不了的，不死的只有那些在天国中凌空往来、逍遥自得的仙人。《释名·释长幼》中说：“老而不死曰仙。”《淮南子·本经训》亦说：“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因此，长生不死是仙人有别于俗世芸芸众生的首要特征。毫无疑问，仙人不过是古人心造的幻影，谁也未曾见过，然而，蕴含在这个幻影中的思想却丰富而深刻，真实而动人，它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人生的无限眷恋，对不死的殷切向往。

具有种种异于凡人的特异功能是仙人的第二特征。唐代道教人物司马承祯在《天隐子·神解》中说：“能通变之曰神仙。”这种通变具体表现在仙人可以“掩耳而闻千里，闭目而见将来”^①，可以化形成飞禽走兽及金木玉石，还能创造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乃至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兴云致雨。最让人感到奇异不解的是“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则不可识；或隐其身草野之间。面生异骨，体有奇毛，恋好深僻，不交流俗。”^②所以能飞，是因其身有羽毛，《山海经·海外南经》即载羽民国“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仙人的这些奇特功能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理与物理缺憾的想象性补偿，表明了我国世代人民企图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主宰世界的良好愿望。

财、物极度丰富，生活幸福美满是仙人的第三个特征。《太平经》（卷四七）对仙国的极乐美妙给予了生动的描述：“天上积仙不死之药多少，比若太仓之积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积布帛也；众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县官之室宅也”。仙国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物为仙人云游提供了丰富的衣食之源，使他们“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这种天国仙境中的纸醉金迷、纵欲享乐是人间俗世情欲的折光。

最后，自由超脱，快乐逍遥，不受任何伦理规范、道德说教约束也是仙人的重要特征。在封建社会，人们要受到许多清规戒律、条条框框的禁锢与制约，毫无独立人格与自由意识。而仙人却“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③甚至还“或可以翼亮五帝，

① 葛洪《抱朴子·对俗》。

② 葛洪《神仙传·彭祖》。

③ 葛洪《神仙传·河上公》。

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琼，势可以总摄罗酆，威可以叱咤梁柱”。^①在仙国中，人间之善，彼处皆有；人间之恶，彼处全无。那里没有生死之虑，没有战乱流血，不必争名于朝，不必争利于市。这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平等生活的渴望，对等级社会种种黑暗现实的反抗。

综而观之，仙人是我国古代人民虚构的一种外死生、极虚静，不为物累，自由超脱，并具有种种神通变化功能的神人。它被赋予了与俗世凡民完全不同的生命、生理与生活特征，但又无比深刻地寓示了人类眷爱生命，向往自由以及渴求享乐的世俗心理。

既然仙人生活是如此的快乐逍遥，俗世凡人对它无不渴慕之至，那么普通凡民怎样才能修炼成仙呢？对此，道教人士给人们指出了诸多升仙之术。

首先是服食仙药。早期仙药是灵芝、菖蒲等草药，到东晋葛洪之后，又出现了通过冶炼铅汞而成的丹药。神仙道教认为，凡人服食了这些灵丹妙药便可使面颜红润，白发变黑，落齿复生，老翁成少年，老姬成美女，甚至飞升成仙。《周易参同契》中有诗云：“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熏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发白更生黑，齿落出旧所。老翁复壮丁，老姬成姹女。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又，《淮南子·览冥训》亦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传说中的嫦娥偷食仙药后飞升月宫，长生不死；而没弄到仙药的秦皇汉武尽管位极至尊，权不可量，却也只落得个尸葬寒野的可悲下场。

内丹也是凡人修炼成仙的有效途径。所谓内丹，就是古代一种讲求清心守静、意念行气的气功术。根据现代科学证明，气功是可以养身健身的，只不过在古代道教中，这种作用被无限地夸

^① 葛洪《抱朴子·对俗》。